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中的复仇与伦理

Revenge and Ethics in Euripides' *Medea*

罗 峰 (Luo Feng)

内容摘要: 在古希腊经典悲剧《美狄亚》中，欧里庇得斯通过聚焦美狄亚突出的血性问题，凸显了美狄亚弑子引发的伦理含混。弑子作为整剧的伦理中心，是理解美狄亚伦理选择的核心。美狄亚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逐渐失去道德义愤的正当根据，并通过蓄意弑子表明她充满个体意识的自爱。而欧里庇得斯将弑子后的美狄亚神化，表明他洞悉雅典民主制内含的悖谬：雅典民主制为自由化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却根本无力承载；对追求自由和爱欲的鼓励 and 神化，终将给城邦带来毁灭。《美狄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甚嚣尘上之际上演，也表明了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对走向极端的雅典民主制的深重忧虑：与充满自我意识的个体美狄亚一样，雅典城邦也可能在对自由和爱欲的无度追求中走向失控。

关键词: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复仇；伦理；自由

作者简介: 罗峰，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古典诗学及跨学科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里庇得斯悲剧与现代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CWW02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Revenge and Ethics in Euripides' *Medea*

Abstract: In his *Medea*, Euripides highlights the ethical ambiguity of Medea's slaughtering of her sons by concentrating on Medea's problem of revenge. As the ethical crux of the tragedy, understanding this deed of slaughtering is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edea's ethical choice. Medea gradually loses her basis of moral indignation during her quest for justice. And her egocentric self-love is fully shown in her intentional killing of her sons. In deifying Medea after her murdering of her sons, Euripides has conveyed the paradox inherent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Athenian democracy has provided fertile soil for individualism which it cannot afford. The encouraging and deification of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eros will bring destruction to the polis. As a play staged on the ev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Euripides may have also conveyed his concern about Athenian democracy going to extremes in his *Medea*: just like Medea, the individual who is full of self-awareness and self-will, the polis of Athens may get out of control in its endless pursuit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Key words: Euripides; *Medea*; revenge; ethics freedom

Author: Luo Feng, Ph. 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ancient Greek tragedy, Shakespearian plays, classical poet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Email: roseluofeng @163.com).

公元前 431 年春，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480 BC-406 BC）的《美狄亚》（*Medea*, 431 BC）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蓄势待发的气氛中上演。雅典多年奉行的霸权日益激发盟邦不满，大小摩擦不断，战争一触即发。可以想见，雅典邦民如何怀揣惴惴不安的复杂心情观看《美狄亚》：一方面，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甚嚣尘上；另一方面，《美狄亚》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呈现了美狄亚弑杀亲子的残暴行径。果不其然，这部令人深感不安的剧一上演，就“激怒”了雅典民众。剧中的伦理混乱引起了雅典社会的震动，导致欧里庇得斯这部“最好的剧作”倒数第一惨败而归（Friedrich 220）。未几，这场由雅典帝国扩张引发并将彻底改写其命运的内战骤然爆发。欧里庇得斯为何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创作这部骇人听闻的悲剧？欧里庇得斯对美狄亚故事的精心改写，又为何特别关注她的“血性”（θυμὸς）¹ 问题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美狄亚的血性与雅典的帝国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吗？

一、美狄亚的复仇

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在胆识、谋略和能力上一点不输男性。美狄亚诸种超乎寻常的举动，更使之与古希腊传统诗文中的女性判然有别：“我宁愿提着盾牌打三次杖，也不愿生一次孩子”（250-251 行）。相反，美狄亚有着某种令人畏惧的英雄气质（Luschnig 119）。在这点上，美狄亚显得与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传统诗文中的英雄人物并无二致。实际上，美狄亚本人就以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主义标榜自己：

谁都不能小看我，认为我软弱可欺：
我痛恨（ἐχθροῖς）仇敌，

1 θυμὸς 一般译为“血气”、“血性”或“激情”。本文一般译作“血性”，视行文需要也采用“激情”。在柏拉图的灵魂三分（理性、血气、欲望）中，血气处于居间的位置，与理性或欲望都有结合的可能，具有含混性。详见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注（华夏出版社 2017 年版），439e-441a。θυμὸς 的含混性体现在美狄亚的独白中：“血气，人间一切恶行的根源，压住了那我的理智”（行 1078-1080）。关于血气在《美狄亚》扮演的“双刃剑”角色，详见特斯托雷：“欧里庇得斯与血气”，李小均译，收于《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古代编 上）（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5-225。

对朋友友爱（φίλοιςιν），
这样生活才最光荣。（807-810行）¹

美狄亚所谓的“痛恨仇敌，对朋友友爱”涉及古希腊最基本的战士伦理：扶友损敌（布伦戴尔 2009）。与荷马史诗中深居简出、操持家务的女性形象不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身上洋溢着荷马特有的男性英雄的气概。她敢爱敢恨，行事果决，对正义原则毫不妥协。这种令人着迷的独特气质还闪现在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乃至欧里庇得斯《赫卡柏》中的珀吕克塞娜身上（Gregory 126）。但值得注意的是，扶友损敌的战士伦理根本上涉及血性。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就将城邦护卫者譬喻为狗：狗的特性是对熟人温顺，对不熟之人凶狠（375e）。然而，现实情形往往更加复杂。敌友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变化之中。如何分辨敌友的问题便凸显出来。荷马的《伊利亚特》没有简单呈现扶友损敌，而是充分展示了这种战士伦理的复杂性和张力。在这部史诗开篇，诗人就通过提请我们关注阿喀琉斯的“愤怒”（μῆνι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血性与正义的关系。毫无疑问，阿喀琉斯是这部史诗中最优异的战士。在与特洛伊对抗的战争中，他引领希腊军队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当阿伽门农非法夺走象征其战士荣耀的女俘，阿喀琉斯愤而斥责这位首领不公时，我们难道不会跟他一样感同身受吗？然而，当他选择退战，致使希腊军队节节败退时，为何又受到众人的谴责呢？事实上，荷马不仅注意到了优异个体自我意识的最初萌芽及其蕴藏的危险，还进一步引领我们思索血性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血性从根本上关乎正义。遭遇不公最容易激起人的义愤。然而，由于血性本身没有辨别能力，有正当根据的道德义愤很容易逾越界线，成为没有正当根据的道德义愤（对比罗峰 35-42）。个体如何把控自己的血性，便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在《美狄亚》中，欧里庇得斯在开场白中就以荷马史诗般的笔触描述了美狄亚的英雄气概：美狄亚俨然女英雄，她不仅加入了阿尔戈斯英雄的历险，还代替伊阿宋完成了所有英雄壮举（1-10行）。欧里庇得斯通过赋予美狄亚荷马般的英雄气质，不仅使之从同类女性角色中脱颖而出，还与剧中的伊阿宋形成强烈反差。欧里庇得斯同样对伊阿宋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写：荷马笔下率领阿尔戈斯众英雄夺取金羊毛的伊阿宋，在《美狄亚》中褪去了英雄的光环，被描述成背信弃义、抛妻弃子的负心汉。与欧里庇得斯笔下女英雄的崛起对应的是他对荷马英雄模式的破除。尽管在荷马笔下，阿尔戈斯英雄伊阿宋的显著特点是依靠女性获得成功，但他总是在完成一段历险后独自继续前进。在《美狄亚》中，美狄亚却跟随伊阿宋继续探险。同样，剧中的伊阿宋虽有荷马式的英雄对名声的热望（544行），却既无能力，又缺乏男子气概，

1 《美狄亚》中译本参见罗念生译，收于《罗念生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引文据古希腊原文略有改动。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甚至被斥为无耻、不守诺言、背叛诸神（466行、470行）。伊阿宋的行为甚至遭到雅典人（国王埃勾斯）的否弃（695行、703行、707行）。伊阿宋基于算计的功利主义，抛弃美狄亚另娶，破坏了政治生活基础的神圣纽带：家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家庭是城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 1162a15）。不仅如此，伊阿宋的这种实用主义，也败坏了扶友损敌伦理所蕴含的“友爱”。

欧里庇得斯的确为美狄亚的复仇行为奠定了某种正当根据。在遭伊阿宋抛弃后，美狄亚不甘受辱，决意向“敌人”复仇——昔日的爱人，如今变成了仇敌。对此，美狄亚的解释是，她要伊阿宋记得，美狄亚为了他用友爱换来了仇恨：“我家里的亲人全都恨我；至于那些我不该伤害的人，也为了你的缘故，变成了我的仇人”（506-508行）。美狄亚的理据很明显，她以伤害自家人的友爱为代价，却没有换来伊阿宋的友爱——她遭受了双重伤害。如今，伊阿宋罔顾美狄亚昔日的情分，就是对美狄亚不义。很明显，美狄亚若纯然受爱欲支配，还不足以导致她随后开展的复仇行动。伊阿宋作为爱欲对象，美狄亚完全忠诚并服务于他，但她强烈的血性，使美狄亚向对方索要同样的忠诚。这就是美狄亚的正义逻辑。尽管这种逻辑问题重重，但成了她所有行为的“正当依据”。

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所坚持的正义原则，与传统诗文中的女性对正义的追求已有天壤之别。最典型的莫过于安提戈涅。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安提戈涅冒死违抗忒拜国王定下的法律，以“埋葬死者”这一更古老的神法为据与之分庭抗礼，由此犯下了“神圣的罪业”。¹从某种意义上讲，欧里庇得斯通过塑造雅典民主政制下的新式女英雄，不仅进一步推进了他对扶友损敌战士伦理的理解，也表达了他对一种充满自我意识的新式伦理的忧心：他既质疑了伊阿宋和克瑞翁基于实用主义算计的伦理，也质疑了荷马塑造的英雄伦理。美狄亚的正义逻辑处于其过盛的血性支配之下，导致她对伊阿宋的仇视一步步扩大。她不仅迁怒于克瑞翁和伊阿宋的新妇，她的仇恨还进一步殃及骨肉，“她甚至恨起自己的儿子来了”（36行）。尽管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已然暴露了基于扶友损敌这一战士伦理的友爱政治的问题，但阿喀琉斯最终与自己的政治共同体达成了和解，重新加入希腊军队作战。通过把杰出个体重新纳入共同体，阿喀琉斯也回归城邦，成了政治的动物。欧里庇得斯显然认为，这种荷马式的和解对雅典民主制下孕育出的新式公民无效。他甚至通过彻底颠转这种和解，呈现雅典社会内部价值的含混。

从一开始，美狄亚的复仇就显得是一种极富血性的行为。我们注意到，美狄亚一开始就把她与伊阿宋的关系定义为“友爱”。在古希腊语境里，这种友爱极富政治意味。沙恩（Seth L. Schein）指出，“友爱”一词到了古典时期的雅典，已经遭到了败坏：

1 详见伯纳德特：《神圣的罪业》，张新樟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友爱一词直到公元前 475-450 年才出现。而且，传统上表达友爱这种关系的词是 φιλότης。从 philotes 到 philia 用作友爱通用词的转变——从一个表示相互“友爱”的词，转变为一个带有更纯粹政治性和工具性意味的词，同步于对希腊文化传统制度与价值的日趋幻灭（Schein 58）。

友爱暗含互惠互助，甚至回报。在欧里庇得斯的另一部剧《阿尔刻提斯》（*Alcestis*）中，诗人以另一种极端笔触深入探讨了友爱与生死的主题：面对生与死的选择和交换，如何回报才正当（Gregory 19-50）。在《美狄亚》中，友爱的确遭到了败坏。美狄亚既以友爱之名摧毁敌人，也用友爱为自己辩护。其实，这种伦理的混乱，盖因修辞术的介入。从美狄亚的独白可知，最先违犯扶友损敌伦理的正是美狄亚本人。换言之，剧中导致敌友关系首次出现反转的人，恰恰是美狄亚。为了与伊阿宋私奔，美狄亚残忍杀害哥哥（亲友），公然与母邦为敌：“我的父亲，我的城邦呀，我愧疚杀害了兄长，离开了你们”（166-167 行）。遭到抛弃后，美狄亚以友爱为据谴责伊阿宋，暴露了欧里庇得斯时代伦理价值的混乱，“友爱的品质及其承载的价值已成问题”（Schein 57）。在那段披露美狄亚弑杀亲子前心理的著名独白中，美狄亚甚至为自己骇人听闻的暴行辩护：她杀死孩子是为了让伊阿宋痛苦，为了不让他嘲笑自己（1360 行、1362 行、1398 行）。

美狄亚的愤怒在开场就得到极度渲染。应该说，美狄亚起初的愤怒表现得是一种道德义愤。然而，受制于强烈的血性，有正当根据的道德义愤很容易变成没有正当性的复仇。美狄亚就在强烈的血性驱使下，导致其复仇行动蕴含的道德义愤一步步失去正当性。而美狄亚原先所处的正义地位也由此吊诡地出现了反转，这种反转在美狄亚悍然杀子的举动中臻至高潮。正是杀子的行为不仅暴露了美狄亚的血性问题，还揭示了促使美狄亚行事原则更根本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与其说跟血性有关，不如说与雅典民主制下的爱欲解放有关。尽管剧中多处暗示，美狄亚的复仇行动，似乎受血性推动，但她遭伊阿宋抛弃前后的行为可以发现，推动美狄亚行动的是一种充满自我意识的爱欲：不仅美狄亚弑兄叛邦的行为源自她对伊阿宋的个体爱欲，她最终残杀亲子同样受制于一种强烈的自爱。因此，此剧的伦理核心不是伊阿宋的机会主义（McDermott 30），而是美狄亚的复仇，尤其是她“蓄意”弑子引发的伦理含混。如何审视美狄亚这种反自然的伦理选择，是理解此剧的关键。

二、美狄亚的伦理选择

在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美狄亚的足智多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美狄亚代表的这种女性特有的“诡谲”与荷马笔下奥德修斯式的男性智慧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剧中的美狄亚凭借出色的修辞能力为自己的诸种暴行辩

护，但事实证明，她的行为与真正的英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种“谋略”立足于共同体的利益，还是寻求一己私利。欧里庇得斯让笔下的美狄亚以女人和母亲的身份杀子，不仅对传统英雄伦理构成极大挑战，也充分敞开了他对弑亲问题所引发的复杂伦理问题的思考。

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弑亲的例子并不鲜见。谋害血亲不仅是对人世基本伦常的极端违犯，还有其深刻的神性基础。在希腊古风时期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里，诗人就通过描写神界两次血腥的权力更替，揭示了“弑亲”问题。第一代天神乌兰诺斯与地母该亚生下可怕的提坦族后，被儿子克洛诺斯割下生殖器，从中生出第二代天神。同样的命运也落到克洛诺斯头上。据一个“命定的”可怕预言，克洛诺斯的统治终将被自己的儿子推翻（赫西俄德 457-465 行）。为了对抗这种命定的必然性，克洛诺斯不惜啖食亲子（宙斯）。自此，这种主题在古希腊诗文传统中不绝如缕。相较于赫西俄德对神族父子相残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关注，荷马和古典时期的悲剧诗人聚焦于由弑亲行为引发的冤冤相报（复仇）的独特形式。埃斯库罗斯对发生于阿伽门农家族的连环复仇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就促使我们对复仇与正义的复杂关系进行思考：为了远征特洛亚的希腊军队顺利启航，阿伽门农祭杀了女儿伊菲革涅亚，由此激起妻子克吕苔蒙涅斯特拉的仇恨。在阿伽门农班师回朝之际，克吕苔蒙涅斯特拉与情夫合谋杀死丈夫复仇。为报杀父之仇，俄瑞斯忒斯又杀死母亲克吕苔蒙涅斯特拉。忒瑞西阿斯陷入了由古老的复仇礼法引发的伦理混乱之中：遵照古老的复仇礼法，他不得不弑母报仇；但弑母又令其陷入杀亲的重罪。这种伦理的矛盾最终以俄瑞斯忒斯发疯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复仇女神的纠缠下，忒瑞西阿斯丧失理智，亡命天涯。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就聚焦于由这一连串弑亲和复仇行为引发的伦理问题：复仇有其深刻的礼法基础，但这种行为是否适用于弑亲？倘若适用，那么正义与不正义的界限又在何处？在埃斯库罗斯笔下，由俄瑞斯忒斯的伦理选择引发的困境，最终通过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审判，以法律的形式得以解决。¹

如果说发生在阿伽门农家族内部的弑亲与复仇，表明了埃斯库罗斯对身处传统礼法内部内含的伦理混乱的深刻思考，那么，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则进一步暴露了复仇在雅典民主制下所面临的新挑战：由于雅典民主制内含甚至鼓励个体对自由和爱欲的追求，由此必然导致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膨胀。不难看出，剧中的美狄亚就是一位充满自我意识的个体。她的所言所行，出发点无不是她的个人意志。通过把美狄亚刻画成一位拥有超能力且充满自我意识之人，欧里庇得斯进一步追问的是：城邦共同体要如何调和个体对自由和爱欲的无度追求的矛盾？我们注意到，尽管古希腊神话传统中不乏类似的弑子行为——欧里庇得斯本人就描写过两起弑子行为：在《疯狂的赫拉克

1 详见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斯》，王焕生译，收于《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卷一（译林出版社 2015 年版）。

勒斯》中，赫拉克勒斯在完成十二项苦工之后返回家杀死了自己的儿女；而在他的晚期经典悲剧《酒神的伴侣》中，诗人再次触及弑子的主题：忒拜国王彭透斯惨死于山上狂欢的母亲阿高厄之手。但细究之下不难看出，《美狄亚》与这两部剧的本质的差别在于，美狄亚蓄意杀子，而另外两部剧中发生的弑子（女）行为，起因皆为由神引发的疯狂。尤其考虑到，让美狄亚蓄杀死亲子是欧里庇得斯别出心裁的改编：在别的版本里，美狄亚的孩子要么被他人所杀，要么被美狄亚无意间杀害（Luschnig xi, esp. note 4）。美狄亚的杀子行为也因其独特的动机和充分预谋而显得格外惊世骇俗。如何评断美狄亚经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伦理选择（弑子），便成了理解此剧的关键（McDermott 5, 9-24）。

在杀害儿子之前对歌队言说的那段话中，美狄亚就充分表明了弑子的动机和预谋：

我现在把我的整个计划告诉你，可别指望这些话会好听。我要打发我的仆人去请伊阿宋到我面前来。等他来时，我要甜言蜜语地说：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都令人满意。我还要求他让我的两个儿子留下来，我并不是把他们抛弃在这仇人的城邦，而是想利用这诡计谋害国王的女儿。因为我要他们双手捧着礼物——一件精致的袍子一顶金冠前去。如果她接受了，她的身子沾着那服饰的时候，她本人和一切接触它的人都要悲惨地死去，因为我要在这些礼物上抹上毒药。关于此事，就说到这，可是我又为我决心要做的一件可怕的事儿痛苦悲伤，那就是我要杀害我自己的孩儿！（772-792行，强调为笔者所加）

美狄亚坦言，她要利用儿子向伊阿宋的新妇复仇。不仅如此，她还计划手刃亲子！欧里庇得斯开篇就凸显了美狄亚为人妻和为人母的身份。如果说在剧本前半部分，欧里庇得斯让我们充分关注美狄亚为人妻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无论在乳母的开场白还是随后美狄亚出场后的言辞中，美狄亚都以弃妇的形象跃然纸上，那么，随着美狄亚复仇计划的步步实施，剧中的伦理边界愈发含混。在描写美狄亚弑杀亲子时，诗人并未直接呈现杀子的残暴行为，而是以言辞的形式表达她内心的矛盾、迟疑、不舍，赢得观众的同情。但美狄亚随后的发言中出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语词：φιλάτων（“最心爱的”，795行）和 ἀνοσιώτατον（“最渎神的”，796行）。“最心爱的”和“最渎神的”在弑子的戏剧行动中指向了美狄亚的母亲身份。美狄亚与儿子的关系由此呈现出某种悖谬：她对自己最心爱之人犯下了最不可饶恕的罪行——随着美狄亚剑落下，作为人类最天然的母子关系由此被切断。美狄亚心知肚明，弑杀亲生骨肉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可谓罪大恶极。这正因她违犯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准则。

尽管当歌队长劝说美狄亚不要杀子时，美狄亚以为了让伊阿宋痛苦为由断然拒绝，但促使她弑子的更根本原因是她充满个人意识的自爱。原先宣称自己尊奉“扶友损敌”友爱原则的美狄亚，现已浑然不觉地逾越了这条界线，变得敌友不分，挥剑砍向了“最心爱的”幼子。事实证明，美狄亚所谓的荣光，不过是为其暴行辩护的诡辩。埋藏在她灵魂最深处的是她对个体的自爱。正是这种自爱，使得美狄亚的弑子充满了伦理含混（McDermott 2; Lawrence 195-211）。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大费周章论及友爱。其中，他还特别提到父母对子女的“友爱”：父母爱子女，是把他们当作自身的一部分（1161b20 以下）。从这个意义上讲，美狄亚的杀子，似乎是以割舍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然而，在进一步说到友爱的特征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之间只要仍有友爱，就会“仍希望他存在着活着（这是母亲对于孩子，或吵过嘴的朋友相互间还保有的那种感情）”（亚里士多德 1166a1-6）。这种宽泛的友爱之情不仅存在于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也存在于他与自身的关系，亦即自爱中。但自爱也分两种，一种人最爱自己，另一种人最爱他人。贬义上的自爱者多以金钱、荣誉和欲望作为最高善，而真正的自爱者总是以正义、节制等德性为旨归，让灵魂时刻听从理智的引导（1168b-1169b）。

欧里庇得斯深刻地呈现了美狄亚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冲突。通过淋漓尽致披露美狄亚杀子前的矛盾心理，欧里庇得斯呈现了美狄亚如何首先舍弃（父母对子女的）友爱，选择自爱，又如何在这两种自爱中舍弃对他人的爱，完成对自我爱欲的伦理选择。对儿子的爱（友爱）与强烈的自爱，在美狄亚的灵魂中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但美狄亚最终所作出的伦理选择表明，爱欲（自爱）最终压倒了对一切人的爱，取得了灵魂中的主导地位。归根结底，美狄亚式的自爱，源于其僭主式的灵魂。

美狄亚一出场，其灵魂就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36-40 行）。稍后，乳母意味深长地谈及“僭主式的灵魂”（119-130 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在将个体灵魂与政制对举时，就分析了僭主式灵魂的特征，“稍加限制，便狂暴不已”。而美狄亚的杀子行为，就是其灵魂混淆的极致体现，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最充分揭示了美狄亚对伊阿宋的真实情感，并暴露了美狄亚在复仇的激情驱使下犯下的罪行。当她选择自爱，对儿子挥剑相向时，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社会和伦理区分，于美狄亚而言都变得毫无意义。在此剧始末，美狄亚的言行都受制于这种充满自我意识的自爱。这种由强烈的自我意识催生出的自爱，导致她对对礼法和传统置若罔闻，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

剧中美狄亚的伦理选择引发的伦理混乱，一定程度上通过美狄亚同样含混的多重身份体现出来：她既是希腊人，又是外邦人，既是神，也是人；她身为女人，行事却如男子；她既是母亲，却又手刃亲子。美狄亚的行动也呈现出悖谬的伦理含混性：她既是生命的缔造者，也是生命的摧毁者，既捍卫婚姻，却又摧毁了婚姻，既是家庭正义的维护者，却又彻底颠覆了这种正义

(Segal 27)。与《酒神的伴侣》中的新神狄俄倪索斯一样，美狄亚也成了一切界线的消融者（罗峰，《酒神与世界城邦》19-26）。这种特质也使美狄亚的复仇行动带来了极端的伦理混乱：尽管美狄亚口口声声宣称爱自己的儿子，当她让儿子们带着涂满毒药的袍子给公主时，她却并不关心，儿子们可能会因此殒命——美狄亚清楚，任何接触过这件袍子的人都会被毒死（785-789行）。美狄亚对儿子的爱，不过是其自爱的幌子。她不仅不顾儿子们的性命之虞，杀子之后还利用其尸首作为伤害伊阿宋的工具。这使得美狄亚成了彻底的个体：她既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城邦共同体。这种特质使《美狄亚》在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中显得独树一帜。《希珀吕托斯》、《疯狂的赫拉克勒斯》和《酒神的伴侣》同样描写了惨烈的家族或城邦毁灭，但剧末都显示出对回归家庭或城邦生活的努力。这与《美狄亚》最后的结尾形成鲜明对比。

三、民主制与对个体的神化

《美狄亚》虽是一部女人剧，却被认为欧里庇得斯最具政治意味的剧作之一（Friedrich 219-240；Luschnig 35）。起初，美狄亚的复仇行为的动机被打上了浓重的英雄伦理色彩：扶友损敌，甚至一度被称颂为拥有勇敢德性。但随着剧情的推移，美狄亚的另一幅面相逐渐浮出水面：美狄亚是一个游走在城邦之外的自由个体。她习惯于把“我”视为万事万物的中心。当美狄亚宣称，“他将永远别想看到我生的孩子”（ἐξ ἐμοῦ, 803行）之时，她实际上通过把孩子纳入为自己的一部分暗示，孩子属于她而非伊阿宋。美狄亚的复仇也由此也造成了更大的伦理含混。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同样描写了母亲的复仇。但在《赫卡柏》中，复仇的正义没有如此含混。毕竟，正义的界线本身并非泾渭分明，《赫卡柏》也仅仅探究了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对度的把握这一司空见惯的主题（Planinc 403-415）。而在《美狄亚》中，欧里庇得斯将问题推向了对正义本身的存疑。

从文本来看，美狄亚的行动充满自由。不仅美狄亚与伊阿宋的婚姻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比较品达《皮托竞技凯歌》4.218-220），她也远非如其宣称的那样深居简出，而是得享与男人们一起出海探险的自由。然而吊诡的是，从美狄亚与伊阿宋及两位国王的交往来看，美狄亚俨然置身纯然男性的政治世界，而非传统家庭生活的世界——美狄亚实际上享受着任何古希腊女性都无法享受的自由。美狄亚自由属性的显现同步于其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消弭。通过在美狄亚神话中加入让美狄亚杀死哥哥的细节，并摆脱与母邦的联系，美狄亚在出场之前就已完成了第一次身份转变：她从女儿和妹妹，转变为人妻和人母。随着其人妻的地位摇摇欲坠，美狄亚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也层层剥离。到了剧末，随着美狄亚对人母角色的抛弃，美狄亚彻底沦为反政治、反社会的人物。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在逐渐摆脱其社会和伦理

的属性后，俨然以神的形象出现在剧末。美狄亚是纯然的个体，不受任何约束（Friedrich 226）。有学者认为，在杀子的过程中，美狄亚从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转变成复仇女神（Conacher 194-195）。母爱是美狄亚维系与城邦和家族伦理的唯一纽带——亦即她与人类政治世界的唯一纽带。按照亚里士多德“非神即兽”的说法，随着她与政治世界的最后一点纽带的断裂，美狄亚不成兽，便成神。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一步步完成其脱离城邦礼法约束的蜕化后，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成了“兽”，却似乎成了“神”。剧末的美狄亚驾着马车，升腾而上，成了获胜的复仇女神。

弗里德里希（Rainer Friedrich）警惕了这种超越善恶的视角审视剧中伦理的倾向（Friedrich 232）。对比传统诗人笔下真正的英雄人物（神样的人）可知，人接近神的卓越，在于超克人性的缺陷，取得不朽伟业。而归根结底，美狄亚指向了灵魂中低的部分（血性和欲望），甚至为了复仇不惜弑杀亲子，与传统英雄有着本质区别。传统英雄甚至女英雄——荷马笔下的埃阿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无不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牺牲自己：安提戈涅就在对神法（家族）还是人法（城邦）更高贵的追问中自杀，切实维护了对古老宗法的尊崇。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而柏拉图更进一步指出，最不义的城邦民都要好过野兽（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27c-d）。

但在《美狄亚》结尾，欧里庇得斯显得把美狄亚神化。从第1317行开始，美狄亚就被刻画得更像是神而不是人。美狄亚弑子后驾上太阳神的金马车逃之夭夭。如果说美狄亚杀子引起的伦理含混引发了雅典民众的极大不安，那么，剧末美狄亚犯下罪行后免受惩罚，又给这种不安打上了更深重的阴影。因为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正义观。作为古希腊诗文的一大主题，罪行（无论有心还是无意）总是伴随着（诸神或人类的）惩罚。人们相信，惩恶扬善是诸神和人间正义的基本原则。恰如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第三合唱歌中一再吟唱的信念，“神力来得缓，但它定会到，去惩戒那些尊崇无知、不赞美诸神，持疯狂意见的凡人。诸神巧妙遁形，时间的漫长脚步，猎取不虔敬之人”（881-887行）。¹然而，到了《美狄亚》这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老信条变得不再确定无疑。作恶者凭靠神力逃脱惩罚无疑进一步悬置了荷马以降的诗人形塑的神义观。倘若我们将《美狄亚》的创作背景纳入视野，我们会发现，此剧黯淡的前景可能暗示了欧里庇得斯对日益走向失控的雅典民主制的深重忧虑。通过打破惩罚的传统正义模式，欧里庇得斯以一种同样惊世骇俗的方式展开了对美狄亚这类充满自我意识的个体与雅典城邦命运的思考。

公元前431年春天的雅典戏剧节上，《美狄亚》在遍布战争疑云的气氛

1 中译为笔者据古希腊原文译出，收于《酒神与世界城邦：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义疏》（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即出）。

笼罩下上演。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正面冲突不断加剧。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欧里庇得斯笔下两位血性都成问题的英雄人物（赫拉克勒斯和美狄亚）最终都去往雅典——欧里庇得斯的母邦寻求庇护。赫拉克勒斯过盛的血性导致他在疯狂中杀死妻儿，而美狄亚却在血性掩饰下的自爱中选择杀子。《美狄亚》这部剧由此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将美狄亚这种充满自我意识的个体纳入城邦，究竟意味着什么？

欧里庇得斯显然深刻洞见了美狄亚身上这种个人主义蕴含的危险。这种极具自我意识的个体无疑与雅典民主制对自由和欲望的极度追求有关。修昔底德就一针见血揭示了雅典民主制内含的悖谬和“悲剧”：雅典民主制为自由化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却无力承载它（Friedrich 238）。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制展开了深刻反思。而通过赋予美狄亚神性，毋宁说欧里庇得斯赋予她自由化解读社会伦理的权力。剧末的美狄亚俨然复仇女神的化身：有仇必报，逃之夭夭（Luschnig 2）。但这种神力却更接近一种自然力的冲动：危险而可怕。这种冲动似乎带来了正义，却又引发了更大的不义。剧末驾着太阳神的金马车逃走的美狄亚的形象也含混不清：她显得是神，剧中却又明确指出，美狄亚将逃往雅典，过着凡人的生活。因此，诗人欧里庇得斯通过赋予美狄亚逃脱作恶惩罚的神力，将之神化了。而诗人在太阳神的选取上更富意味：太阳神兼有惩罚许下假誓言之人的职责，这似乎为他帮助美狄亚提供了正当根据——由此也将美狄亚的复仇和血性提升为一种宇宙力。但这种宇宙力显然具有盲目的特性：剧中伦理行为的语境始终是家庭和城邦——美狄亚抛弃家庭，城邦，甚至杀死哥哥，杀子的一系列行为，象征着人类秩序的彻底崩塌（McDermott 108-109）。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是无序的象征，否定了对人类而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秩序，并借此质疑了一切价值，最终遁入虚无（McDermott 2-3）。

古希腊悲剧家描写笔下人物的冲突，往往反映的是他们自身与世界的冲突。荷马笔下的独目巨人懂得表面的秩序，却压根不懂礼法。独目巨人不顾宙斯的“主客”礼法，接连吞食奥德修斯的部下，就充分展示了前社会的自然人的残暴一面（罗峰，《欧里庇得斯悲剧与现代性问题》92）。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虽身处受礼法规约的社会，却展露出类似独目巨人的一面。她不顾最起码的礼法，将社会秩序卷入彻底的混乱。诗人是否借此警示了雅典民主制下个人主义的膨胀对社会的潜在毁灭？美狄亚式的灵魂与日渐走向帝国扩张的雅典的城邦灵魂同样形成了某种譬喻，暗示了欧里庇得斯对雅典帝国命运的思考：走向脱缰边缘的雅典民主制，培养出僭主式灵魂的公民，又将把城邦带往何处？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帝国力量日渐强盛，逐渐滋生出对盟邦的不义。雅典对盟邦日益蛮横的态度，逼迫昔日并肩作战的友邦称臣进贡，还不断发动远征满足民众和城邦无厌的欲望。由美狄亚式的个人主义

象征的无序和无法，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帝国的土壤上，一旦遇到合适的机缘便破土而出，遍地开花结果。这将是城邦之殇。

欧里庇得斯的确透露了隐忧。剧中“无城邦”的美狄亚，却又悖谬地可以是“多城邦”。这与独自生活的女妖喀耳刻（Circe）形成对比。美狄亚虽也反社会，却总能成功在每个城邦停留，甚至在雅典生活十余载（Luschnig 2）。科林斯国王克瑞翁是一名僭主，在对待美狄亚的态度上与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国王埃勾斯截然相反：克瑞翁驱逐美狄亚，埃勾斯却欣然接纳美狄亚，因为美狄亚能为自己带来子嗣。起初驱逐美狄亚的科林斯原本可以逃过一劫，却因克瑞翁心软，答应让美狄亚多留一天而带来灭顶之灾。埃勾斯勇于冒险，明知美狄亚的可怕力量，却仍将之纳入城邦。戏剧就此戛然而止。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美狄亚又会给雅典带来什么呢？

剧末雅典国王埃勾斯与美狄亚的结合，暗示了欧里庇得斯的忧虑：雅典与美狄亚象征的这种成问题的血性和欲望结合，是否就暗示了诗人对雅典帝国扩张黯淡前景的忧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里庇得斯通过自由化呈现美狄亚这种个体及其蕴含的危险，并将之神化，显得更像是一种反讽和警示。事实上，在欧里庇得斯的散佚剧作《埃勾斯》（*Aegeus*）中，美狄亚就切实威胁了雅典王族。

结语

在《美狄亚》前半部分，欧里庇得斯为美狄亚的复仇行动奠定了相当的正当依据。伊阿宋身为由最杰出的英雄组成的阿尔戈斯英雄首领，不顾往日情分抛妻弃子，另结新欢，违反了最基本的战士伦理（扶友损敌）。因此，美狄亚最初的行动不仅赢得了乳母的同情，也赢得了传统上代表大众意见的歌队的同情。身为外邦女子的美狄亚在剧中以悲剧女主角的身份出现，乃是经过欧里庇得斯颇具匠心的改写：他一方面去除传统英雄伊阿宋身上的英雄特质，使之矮化，另一方面又通过突出美狄亚的血性，将之塑造成女英雄，由此使之从民间传说中的女巫提升为悲剧主角。欧里庇得斯的这种处理方式，使美狄亚获得了与希腊女性在阿提卡悲剧中旗鼓相当的地位（Friedrich 222）。

但美狄亚身上的含混性在剧本开篇就得到充分呈现。一方面，欧里庇得斯借乳母之口道出的美狄亚就像遭受不公待遇的英雄阿喀琉斯一样，发出正义的呐喊声。对正义原则不折不扣的坚持，的确使之与阿喀琉斯联系在一起：作为在阵前奋勇杀敌的战士，女俘（作为战利品）就是分配给他的荣誉，而作为希腊首领的阿伽门农公然违犯这条基本分配原则，就是对正义的违反。同样，美狄亚为了伊阿宋背叛父兄和母邦，背井离乡，却遭抛弃，这违背了“友爱”原则。在此剧前半部分，如果说美狄亚的复仇有其含混的一面，伊阿宋的不义却确定无疑。我们看到，即便在描写美狄亚弑子的情节时，欧里庇得斯也为观众保留对美狄亚的同情留出充分的余地：他不仅令人动容地呈

现了美狄亚弑子前的矛盾心理，也没有将这种血腥的场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颇具技巧地通过把孩子们的哭喊声与合唱歌杂糅在整剧暴力的顶峰（Segal, “On the Fifth Stasimon of Euripides' *Medea*”170）。有学者甚至指出，欧里庇得斯通过改写荷马笔下的美狄亚依附于伊阿宋的故事，让美狄亚杀子，让她讲述了专属她个人的故事（Luschnig 3）。

不过，通过独出心裁地加入美狄亚“蓄意”杀子的要素，欧里庇得斯引领我们对美狄亚所代表的灵魂样式所做出的伦理选择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也构成了全剧伦理的核心。要拨开《美狄亚》一剧伦理含混的迷雾，必须弄清美狄亚做出杀子这一伦理选择所基于的理由。诚如上文所述，在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爱的驱使下，美狄亚通过杀子彻底摒除了她与城邦政治世界的最后一丝关联。在剧中，为了赋予美狄亚行动充分的自由，欧里庇得斯甚至悄然隐去了诸神。不仅美狄亚的复仇行动自始至终没有诸神干预，她在杀子之后也无任何神灵现身。诸神在剧中的出现，要么出现在角色的言辞中，要么出现在歌队的颂唱里。相反，弑杀亲子的美狄亚却俨然一位女神高悬半空，俯瞰着人世。

然而，欧里庇得斯笔下神的出现 / 遁形往往暗含问题，而非问题的解决。剧末神一般高悬于金马车上的美狄亚甚至预言了伊阿宋的惨死，由此也宣告了自由个体的胜利。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行将结束前创作的《酒神的伴侣》剧末，欧里庇得斯也通过让新神狄俄倪索斯亲口发布了一道神谕。这道神谕给整个希腊文明笼上了一层阴云：曾亲手播下龙牙缔造忒拜辉煌的卡德摩斯，将亲率外邦军队重返忒拜，对祖邦进行挖尸掘坟。欧里庇得斯显得是在暗示，追求终极自由和爱欲之神的凯旋必然意味着传统城邦的终极之死（罗峰，《酒神与世界城邦》19-30）。而美狄亚不受控制的血性受个体爱欲宰制最终也获得凯旋。但这种凯旋伴随着伦理秩序崩塌的“道德虚无”（moral nihilism）（Segal, “Euripides' *Medea*: Vengeance, Reversal, and Closure”15）。欧里庇得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前夕上演这出戏，是否也意在向雅典人发出警醒：雅典激进的对外扩张之路即便获胜，对欲望和自由的无度欲求是否同样终将把城邦引向一条不归路？

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Aristotle. *The Nichomachean Ethics*. Trans. Liao Shen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 *Politics*. Trans.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布伦戴尔：《扶友损敌：索福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包利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Blundel, M. W. *Helping Friends and Harming Enemies: A Study in Sophocles and Greek Ethics*.

Trans. Bao Lim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Conacher, D. J. *Euripidean Drama: Myth, Theme and Structure*.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67.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罗念生译,收于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Euripides. *Medea*. Trans. Luo Niansheng. *Complete Works of Luo Niansheng*.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Friedrich, Rainer. "Medea apolis: on Euripides' Dramatization of the Crisis of the Polis." *Tragedy, Comedy and the Polis*. Eds. Alan H. Sommerstein et al. Bari: Levante Editori, 1993. 219-239.

Gregory, Justina. *Euripides and the Instruction of the Athenians*. Ann Arbor: The U of Michigan P, 1991.

赫西俄德:《神谱》,吴雅凌。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

[Hesiod. *Theology*. Trans. Wu Yali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0.]

Lawrence, Stuart. *Moral Awareness in Greek Tragedy*. Oxford: Oxford UP, 2013.

罗峰:“酒神与世界城邦: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绎读”,《外国文学评论》1(2015):19-26.

[Luo, Feng. "Dionysus and World-C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Euripides' *Bacchae*." *World Literature Review* 1(2015): 19-26.]

——:“欧里庇得斯悲剧与现代性问题”,《思想战线》2(2014):88-94.

[—."Euripidean Traged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Thinking* 2(2014): 88-94.]

——:“哈姆雷特的血气”,《浙江学刊》2(2010):35-42.

[--."Hamlet's Spiritedness."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2010): 35-42.]

Luschnig, C. A. E. *Granddaughter of the Sun: A Study of Euripides' Mede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McDermott, Emily A. *Euripides' Medea: The Incarnation of Disorder*.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P, 1989.

Planinc, Zdravko. "Expel the Barbarian from Your Heart: Intimations of the Cyclops in Euripides' *Hecuba*."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42, No. 2, (Oct., 2018): 403-415.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收于《柏拉图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Plato. *Protagoras*. Trans. Liu Xiaofeng. *Four Dialogues of Plat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理想国》,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

[--."Republic." Trans. Wang Yang.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7.]

Schein, Seth L. "Philia in Euripides' *Medea*." *Cabinet of the Muses*. Eds. M. Griffith and D. J. Mastro-narde. Athens, Georgia: Scholars Press, 1990. 57-73.

Segal, Charles. "Euripides' *Medea*: Vengeance, Reversal, and Closure." *Pallas* 45(1996): 15-44.

—."On the Fifth Stasimon of Euripides' *Mede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18, No. 2 (Summer, 1997): 167-184.

—."La *Médée* d'Euripide: la vengeance, le renverseme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résolution." *Médée et la Violence*. Toulouse: Presses Unibersitaires du Mirail, 1996. 15-44.